

Voir Écrire

[法] 鲍赞巴克 索莱尔斯 著
姜丹丹 译
陈嘉映 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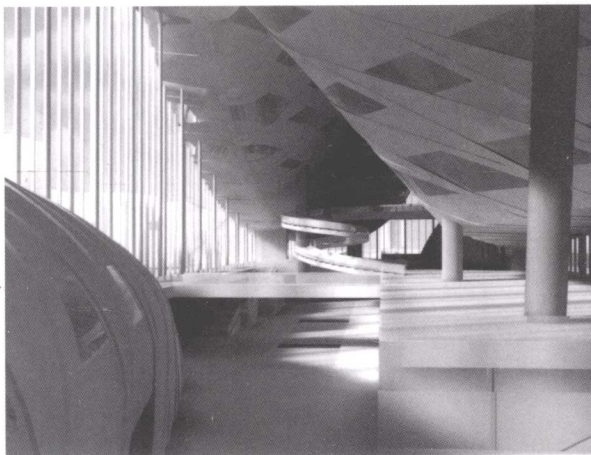
观看，书写 建筑与文学的对话

在19世纪的居所里，一切知识、消息、消遣、故事，所有今天成为戏剧性景象的一切，当时主要是通过文字、书籍和年历来传播的。现在，报纸在屏幕上，用图像呈现。而图像一向令人着迷，因为它揭去了观看的禁忌的面纱。

——鲍赞巴克

我写得越多，看得见越多。

——索莱尔斯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影像阅读 |

Voir Écrire

[法] 鲍赞巴克 索莱尔斯 著
姜丹丹 译
陈嘉映 导读

观看，书写 建筑与文学的对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VOIR ÉCRIRE

Christian de Portzamparc et Philippe Sollers

Préface de Hélène Bleskine

Copyright © Calmann—Lévy, 2003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5—16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观看,书写:建筑与文学之间的对话/(法)鲍赞巴克,
(法)索莱尔斯著;姜丹丹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0.1

(影像阅读)

ISBN 978—7—5633—9375—6

I. 观… II. ①鲍…②索…③姜… III. 建筑艺术—关系—
文学—研究 IV. TU—8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400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0mm×1380mm 1/32

印张:6.875 字数:92千字 图片:9幅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导 读

陈嘉映

法文 *philosophe* 和英文的 *philosopher* 意思差不少，把后者译为哲学家，前者大概得译为哲人、智者、有智慧者、文化高人。书中对话的两位，鲍赞巴克与索莱尔斯，一位是建筑师，一位是作家，但都是 *philosophe*。在法国的文化高人那里，思想不是哲学课堂上的思想，思想与艺术、文学融合无间。本书中几篇对话，其内容无所不包：毕加索、兰波、巴黎音乐城、哮喘病和呼吸、贝聿铭、数码与同一性、商业、时间、现代性、9·11 事件。如译者姜丹丹所言，这场思想交流“犹如一场别具一格的交响音乐会”。感谢姜丹丹用严格而又流畅的中文，把我们领进这场高水准的对话。

这场对话若谈得上主线，那一定是建筑与现代性。我们都是现代人，各式各样的媒体告诉我们当前发生的形形色色无穷无尽的事情，每个人都拣出其中某一些组织成一幅画面。历史当然从来没有唯一的版本，不过，随着历史远去，删繁就简，渐渐露出我们大致同意的几种轮廓。当代的图画却重重叠叠，不辨南北。对话的特点，

无论其为长处还是短处，它并不提供唯一的图画，而是用重重叠叠来描绘重重叠叠。两位对话者既不在反对现代性，也不在赞美现代性；像任何时代一样，当代有令人赞叹的追求和成就，也有需要警惕直至亟待克服的东西。用传统取代现代不仅是句空话，而且是句胡话。

在现代的种种特征中，图像是个突出的特征。从轴心时期开始的文字时代，逐步让位于图像时代。鲍赞巴克提到，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个电影导演曾用挑衅的方式回答一个记者的提问：“您属于世人还读书的旧时代。”他诠释说：“在 19 世纪的时代居所里，一切知识、消息、消遣、故事，所有今天成为戏剧性景象的一切，当时主要是通过文字、书籍和年历来传播的。现在，报纸也上了屏幕，用图像呈现。而图像始终令人着迷，因为，它揭去了观看禁忌的面纱。”

文字倾向于往“去身心智”发展，如鲍赞巴克所言：“在西方，所有的理性思想运动倾向于将肉身与精神相分离。曾经需要生产出一种词语，一种思想的材料，不再适应于身体、感觉和感知。曾经需要制造出一种知性，不包含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化的、特异的、对两个人来说完全不一致的体验，即身体的体验。在过去，这是抵达实验观察与科学的条件。”当然不止在西方。比起别的国度，在中国皇朝时代，文字主导远为突出，整个精英阶层都是由读书明理来定义的，皇帝本人也从小饱读诗书。只不过，在不依靠宗教支持来建立精神—政治—

统的实际历史中，天理承担了加重的政治任务，无暇往科学的方向去发展自己的去身心智。

自尼采以后，“具身心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鲍赞巴克说：“当我们设计建筑时，我们用身体思考。”索莱尔斯呼应说：“当我们写作时，我们也一样用身体思考。”我有一本文集，题作“从感觉开始”，也许接近鲍赞巴克的想法：“从古至今，人类智力的全部进步史呈现为不断走向愈加的抽象化、并在普遍性中消解特殊与个别的进程。在我的工作中，每当我重新回到感性体验的真实，我就会进步。因为，需要学习面向感觉采取行动，并把握感觉。”

从文字向图像，从去身心智向具身心智，从精英主导向平民主导，这些趋向隐隐约约交织在一起。只提一点：教廷当年关于是否禁止偶像的争论突出地说明了大众式理解对图像的需求。现代的这种总体趋向的后果之一，是精神生活统一场的断裂，对话渐趋稀少。当然，“统一思想”只是现代专制政党的苛求，旧时人的思想观念并不一致，我们回望时看到的“和谐”部分来自主导意识形态以及历史本身的删繁就简。不过，人们从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不同的观念之间互相呼应。唯此，如对话中提及，墨西哥的迪奥狄华肯和埃及金字塔之间才会有一种“立即可以感受到的形态间的相似”。就此，鲍赞巴克评论说：“人类在地球及其为什么面前感到彻底的惊诧。地球究竟从哪里来？又究竟是什么？到底是谁赋予了地球所有这些形态，这些生命？那么，我们究竟又从何而来？这是同

样的问题。在那里，这些答案是建筑的初始。最初，建筑不仅仅是为了遮风挡雨。建筑是为了生存。这是另一种性质的事业。一个谜回应另一个谜。”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的发展把人类带出了依赖于大地的生存，精神生活统一场的断裂于今至为显著。索莱尔斯说：“今天，大家都在谈‘全球化’，但我呢，我却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没有世界性的时代。说真的，我们可以觉察到人类好似不再居住在同一个地球上。”这里有两个层面，“全球化”是在经济活动等机制意义上说的，“没有世界性”是在精神生活层面上说的。鲍赞巴克说：“30年来，面对占主导地位但也是转瞬即逝的金钱流通的问题，全世界之中有整整的一面，即城市制造的那一面，大楼的物质建构、意义、象征维度、持久性，都被遮蔽、遗忘或超越了。我们进入了生活的另一种抽象化，经济造成的抽象化。”

两位对话者更多从艺术方面谈到此点。用鲍赞巴克的话说：“后来，艺术家逐渐体现了主观的、绝对的存在历险……他强调个人历险的首要性，用来抵抗一切，尤其他向所有人传达这种绝对的体验。”鲍赞巴克是 architect，建筑师。Architecture 与 building 有别，采用 Nikolaus Pevsner 的简要定义，architecture 是着眼于美的 building；美学里，建筑列为一门艺术。不过，建筑有别于其他艺术门类，建筑师同时是工程师。“建筑师处在社会的建设性的、积极的山脊上。这在建筑文化与文学、音乐及绘画之间营造一种距离……建筑师需要具备为他人修建的责任感。艺术家并不需要建造世界。”不

过，自从德国的包豪斯与俄罗斯的构成主义以来，这种界限被逐渐打破，“每个建筑的要求、每个地点，都是独一无二的。于是，不再有建筑学说、风格或可共享的建筑原则。不再有普遍的实用解决方案”。这不禁让我想到哲学，从来，哲学家好像也“处在社会的建设性的、积极的山脊上”，但尼采以来，存在主义、维特根斯坦、解构主义，似乎都不是在从事建设，不再提供“普遍的解决方案”，而是在消除哲学和艺术的界限，一次次从事独一无二的冒险。建筑是个运用广泛的隐喻，我小时候听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流行的是“建构和谐社会”；初读哲学时读到康德的建筑术，后来读到结构主义；最宏大的隐喻则是 *l'architecte de l'Univers*。从事建设的人，竟不知不觉间都吸纳了这个宏大的隐喻，忘记了自己身为凡人的基本事实，忘记了 *Bildung* 的另一层含义：培养、培植。哲学家，以及其他种类的建设者，解构“普遍的解决方案”，并非放弃建设的责任，而是退回到众多建设者的行列，不是根据既定的蓝图，而是根据此时此地的要求建设，众多建设者的共同努力，合成培植。无论社会还是思想，我都希望，培植的理念能够更多地取代建构的理念。

鲍赞巴克的一段话概括了这里的想法，这段话是在诠释海德格尔思想时说的，这段话，在我看，的确浸透着海德格尔的精神：

需要有近处的关注，有事物的汇集，但也要有运动，距离的取消。需要微小，也需要庞大。困难，也许在于距离的取消，

无所不在的统一特征，感知的身体可以同时几个地方，可以移动。比起 60 年前，人的身体远不再那么扎根在近处。它更具虚拟性，但毕竟还是真实的。在当今的建筑领域，有一个观念偏差，认为不需要考虑地点，地点也不再有未来。假如地点的特性不再存在，我们也不再有具体的在场，我们也不再真实地移动。这就是在屏幕时代，无距离意识的主导。

目 录

i 导读 / 陈嘉映

001 致谢

003 引言

009 第一章 毁灭

041 第二章 可否不用语言思考？

084 第三章 论梦想的权力

105 第四章 固定的激情

121 第五章 可制造性

145 第六章 语言的历险，时间与身体

167 第七章 记忆 / 令人心醉神迷的空

176 第八章 介入空间 / 塞尚

208 献给音乐家！

致 谢

法国作家协会、法国高等建筑学院、巴黎拉维莱特出版集团联合倡导了数位作家与建筑家的会面。在以“建筑与写作——城市中的天桥”命名的活动范畴内，总共举办了六次对话，构成了在法国学院内外均引起影响的事件。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伊莲·布莱斯基（Hélène Bleskine），作为活动的首创者，正是她找到了安排这六次会面的美妙想法，也正是她组织对话录的出版，而一次会面的独特性首先在话语中得以传达。

引言

菲利普·索莱尔斯一向捍卫独特的风格，他的这份关注甚至几乎发展到令人晕眩的地步。在《趣味之战》一书里，他谈到了一个遭到威胁的弱小群体的处境，即在任何一个时代里设计师的群体处境。

索莱尔斯像一个魔法师，他疯狂地热爱着写作、音乐和绘画，以迅急的方式迸溅出思想的火光，他的思考可谓正是“以另一种方式呈现的独特性”。

在自我的迂回处，涌现出多重的个体性与多样性。

这是一份无穷无尽的探寻，从不可替代的存在奔涌之处出发，又奔向那里，揭示出存在本身的意义，揭示出存在的力量和脆弱。

因而，在这个视野下，他所推崇的与先前在建筑领域中有过的、所谓的国际风格截然相反。

某种齐平、均一的风格会驱逐了城市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真实的城市处在运动之中，在每一个目光里发生变化。

在鲍赞巴克的城市建筑作品里，风可以经过，天空也在场，还

有一种温柔，邀请人们去发现他者。有某种特别的、独一无二的特征，有某种轻盈的、敞开的独特风格。在其间，每个人都可以存在，而在建筑之外，几乎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是敞开的空间，依然妙不可言的空间：有时候，这意味着人们共同舒适地在空间里生存。

在这些建筑作品中，透露着某种气息，或可称为当代的抒情主义，即鲍赞巴克所说提出的建筑的“第三纪元”，犹如绷紧的拱形正指向一种情感，恰在城市的内部发生，恰在人们没有料想到的那个瞬间发生。

这本书是一个建筑师和一个大作家之间的对话：两个好朋友在谈天，他们的这番对话会让人立刻联想到“频繁出入庞大都市”的“孤独的、沉思的散步者”——现代诗人波德莱尔，也让人立刻想借用他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写下的一句思考：“很少有人天生具有观看的能力。”

观看的能力。

在这里，在这番对话中，恰恰演绎了“在事物面前的惊奇”。

鲍赞巴克谈到了情愫：“若没有情愫，就不会有许多设计的想法。”

这个表述在极大程度上引起了向城市提问的人们的兴趣，因为，当代的城市正在变成一种焦虑的主题，在其中，表达着筹划、思考和梦想。

在这样的思路里，我们看到了时间的经过和展开的路径，这场

讨论的意义逐渐变得明确起来。

在建筑与写作之间产生的回音里，一个缺口打开了阅读的视野：关于空间的感性体验。因此，这番提问一次又一次活跃起来，不涉理路，而是伴随着词语与目光、可见物、思想和语言。

如何找到“地点与表述”？如何制造乌托邦？如何让记忆延续？为什么设想一些改变？人们还能介入到空间里吗？什么是“介入”？

在《纽约视觉》里，菲利普·索莱尔斯写道：“我写得越多，看见得越多。”作家强调，当鲍赞巴克在思考一个设计方案时，他记下：他如同“在一辆火车里”运输“尖锐感”；这指的是内心的体验，也是一种“诗的体验”。

在这番对话中，隐藏着一条暗线，那或许是诗的在场，因为，菲利普·索莱尔斯说：“我们不再能诗意地栖居。”

“诗人被从城邦中驱逐出去了。”

在此，我们联想到瓦尔特·本雅明，他出色地解读了波德莱尔的作品，正是他在《中央公园》里写道：“感性是诗歌的真正主题。”鲍赞巴克又解释道，本雅明将城市视作用以理解世界的永恒的宏大主题。建筑师对于世界的理解要求他去感受，并不断地返回到感性体验的真实之中。这需要永远重新开始，重新体验空间：“每一个境遇，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都是独一无二的。”

菲利普·索莱尔斯这样提问：“假如人们不想在建筑中用诗意的方式栖居，人们打算怎样对待人性呢？那么肯定不会善待它！”

作家与建筑的感性接触撼动了巨大的时间之流，而有一个问题如同主题乐句一样，追随着鲍赞巴克的思索：可否不用语言思考？词语是否可以命名眼睛看到的事物，尤其图画本身似乎是否足以表达探求？问题的答案始终悬置。

在《例外的理论》一书里，菲利普·索莱尔斯写道：“对一个作家而言，地理是其他作家的一种视觉。或许正是他们真正地经历了空间和时间；他们真正地呼吸过四季的空气，观察过身体的运动、房屋、花朵、色彩。”

关于时间的理念以及每一次重写时间的特殊性，这番讨论重新打开了现代性在空间中的结构的问题；不可能抹去历史和已经存在的事物，参与的可能性甚至就在已经存在的事物的沸腾之中。在世界的忧伤和那些还在让它变得更悲怆的人们面前，还存在一种吟唱的可能性。

在思考“思想的操守”时，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这样指出：“思想之风的呈现不是认知，而是将善与恶、美与丑相区分的能力，而这一点可以避免灾难。”

这个论断直击了问题的实质。

而在外面的世界里，还有一些否定性的情形不断向我们提供许多论据。

在此，建筑与写作相会，在贴紧一份友情的最近处，被召唤。

1798年2月12日，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给他的兄弟写

信：“我们生活的时代不是诗人的氛围。”

两个世纪之后，我们可以自问，是否这种不利于诗人的氛围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但是，如果有利于诗人生活的氛围没有脱离在任何时代之外，它究竟又会是怎样的氛围呢？

在写这封信的六个月之前，荷尔德林还曾在给他的朋友纽佛（Neuffer）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给予自己的唯一乐趣在于，偶尔在纸上写下发自一个热情的灵魂的几行字；但你知道，这种乐趣是转瞬即逝的。在我的职业里，人们获得的结果在本质上都太隐秘了，让人难以感受到它的力量。

“一个热情的灵魂”，是的，诗歌在本质上是隐秘的，那根隐秘的线，悬置在某个地方，每一次都需要重新捕捉。

伊莲·布莱斯基